

辽宁戏曲叢書

評 劇

楊乃武與小白菜

月 影 編 劇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• 辽宁戏曲丛书 •

評 劇

楊乃武与小白菜

田月影編劇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1957年 沈阳

內 容 提 要

此劇系根據清代四大奇案之一改編。

清同治末年到光緒初年，在浙江省余杭縣發生了一件冤獄。

葛小大妻子葛畢氏，因為生得美麗，人稱“小白菜”。該縣縣官的兒子鄭仁頓是一個拈花惹草的纨绔子弟，見小白菜漂亮，就設法奸污了她；并且害死了她的丈夫。

葛小大的弟弟葛祖德因哥哥死后七窍流血，疑心嫂嫂謀害親夫，就將小白菜扭送公衙。問案的是鄭仁頓的父親鄭光祖，為了袒護兒子，設計將謀夫奪婦的罪名，轉嫁到新科舉人楊乃武身上，并且賄賂當道將楊乃武定成死罪。

几經轉折，冤獄越來越深，雖經欽差胡瑞瀾審理，也未能查明真相。後來楊乃武的姐姐楊菊貞告到北京，經太傅翁同龢會同刑部官員據實審問，案情才得大白，將真凶正法，釋放了楊乃武與小白菜。

楊乃武與小白菜

月 影 編 劇

☆

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沈陽市沈陽路二段宮前里2號） 沈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執照出字第1號
沈陽新华印刷廠印刷 新华書店沈陽發行所發行

787×1092開本·2%印張·57,000字·印數：1—30,113 1957年11月第1版
1957年11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：T10090·169 定價(7)0.24元

編 者 的 話

为了进一步貫徹“百花齐放、推陈出新”的方針，繁荣我省的戏曲創作，扩大与丰富各剧团、社（包括業余剧团）的上演剧目，特編輯“辽宁戏曲叢書”以供全省各剧团、社和全国各地讀者們参考。

在“辽宁戏曲叢書”里所收集的剧目，均系根据傳統剧目或历史故事、民間傳說等整理、改編的；也有一部分是反映現代生活的剧本。在整理、改編过程中，凡是改动較大的，我們均將在該剧本的“后記”中加以說明。本叢書所选用的剧本，大部分都爭取經過实验演出，并且根据演出單位的意見，进行多次修改。但由于編輯工作經驗不足，差錯难免，希望各剧团、社演員和各地讀者、專家們指正。

辽宁省文化局剧目室

時 間：約在1873年（清同治十二年）——1877年（光緒三年）間。

地 點：余杭縣，杭州府，北京。

人 物：	葛小大	小白菜（葛畢氏）	楊 福
	楊乃武	鄭仁賴	葛祖德
	鄭王氏	鄭光祖	差 人甲、乙
	四衙役	牢 頭	禁 婆
	錢寶生	二門軍	楊菊貞
	禁 卒	二差人	四清兵
	四門軍	阮 德	德 庆
	双刑部	翁太傅	老牢頭
	杭州府	四武官	書 吏（一名）
	四刀斧手		

第 一 場

時 間：初秋某日黃昏以後。

地 點：小白菜的家。

人 物：小白菜、鄭仁賴、葛小大。

〔幕啓：一間簡陋的臥室，左首的房門通外院。桌上點着一盞油燈。小白菜從外边走進來，低着頭，痛苦地沉思着。遠遠傳來一更的梆聲，她慢慢地抬起頭來，向門外張望。〕

小白菜：(唱)听梆声兒响亮更使我心窄，

恐丈夫今晚又不能回来；

怕狂徒趁机再来纏繞我，

〔心神不安地在屋里走來走去，回头見房門未關，回身關門，鄭仁賴聞進來，小白菜惊得后退兩步。

鄭仁賴：葛嫂子！

〔鄭仁賴說着回身把門門上。

(唱)你見我因何不乐發也呆，

莫不是因我来迟把我怪？

小白菜：鄭少爷，我不是对你說过了么，

(唱)从今后你別再到我家来。

傳揚出去我的臉面何在？

鄭仁賴：(唱)你处处叫我心里不痛快。

你瞧，金鐲子，金耳環，金戒子，这还有一塊金表，表墜

上還有一顆小小的金印，金印上面還刻着我的名字，就

从这些东西来看……

(唱)我是真心实意把你爱，

难道說你是个庙里的泥胎？

来来来良宵一刻千金难买，

〔拉住小白菜的手，小白菜甩開。

小白菜：(唱)我劝你休要無礼快走开。

鄭仁賴：(唱)难道說你忘了那日的恩爱？

小白菜：(唱)难为你这句话还有臉說出来，

你持刀逼奸把我的名节敗坏，

害得我見了丈夫头也难抬，

我不能一錯再錯知錯不改。

鄭仁賴：（唱）你真有点想不开，

我的父官居余杭知县，

少爷我官宦子弟有势有财，

你丈夫葛小大那一点可爱？

小白菜：（唱）我受穷也跟他熬到头髮白，

万把刀斬不断夫妻的恩爱，

我劝你死心塌地把此事丢开。

鄭仁賴：（唱）見不着你我就要把相思病害，

你离开了他吧！咱二人天長地久岂不美哉，美哉！

来来来，先收起我这塊金表……

〔小白菜不理，鄭仁賴強逼小白菜收起，正在此時，外面敲門声很急，鄭仁賴与小白菜愣住。〕

葛小大：（內白）開門，開門，開門！

小白菜：啊！小大他……回來了，怎麼辦？怎麼辦？

〔鄭仁賴大驚，亂藏亂躲，無奈藏在床后，小白菜吓得寸步難移。〕

葛小大：呔，（一脚將門踢開）你睡得可真死呀！（見小白菜抖衣而戰，疑心）你怎麼的了？呔，你怎麼的了？

小白菜：啊！……

〔小大愈疑，環視周圍。此時鄭仁賴趁小大不備，一脚將小大踢倒。〕

小大唉喲一聲，鄭仁賴趁機欲將小大掐死，小白菜見狀，一頭向鄭仁賴撞去，鄭仁賴倒地，急爬起逃走。小大欲追無力又倒地，小白菜欲扶起小大，小大狠狠地將小白菜一掌打倒。咬牙站起指小白菜。

葛小大：你……

〔欲打小白菜，剛走了一步握住胸膛吐血，暈倒在地，小白菜驚慌走過去。〕

小白菜：啊！血……

第二場

時 間：前場的次日早晨。

地 點：前二幕外，后小白菜家院內。

人 物：楊福、楊乃武、小白菜、鄭仁賴。

〔二幕外，楊福與楊乃武上。

楊乃武：（唱）辭老母別賢妻奔省城，

鄉試赴考求取功名，

倘若是文章得意高榜得中，

不負我十載寒窗苦用功，

那時節中舉歸來一門榮幸，

見一人走慌忙面帶愁容！

〔小白菜手拿包袱上，與楊乃武相遇。

楊乃武：噢，原來是葛嫂子。

小白菜：二少爺。

楊乃武：葛嫂子，我見你行色匆忙，面帶愁容，莫非你有什么為難的事情么？

小白菜：啊，這……

楊 福：少爺，你沒看見葛嫂子手里拿包袱嗎？一定是當當去！

小白菜：唉！小大病了。

楊乃武：小大得的是什麼病？

小白菜：他渾身發燒，昏迷不醒，我也不知他得的是什麼病。

楊乃武：如此葛嫂子不用為難，我去給小大哥診診脈。

小白菜：（癢一癢）又要麻煩二少爺。

楊乃武：我們是老街坊旧鄰居，說什麼麻煩不麻煩哪。楊福，你先到江邊雇船！我少時就到。

楊 福：是。（下）

楊乃武：葛嫂子，咱們走吧。

小白菜：二少爺，我們每逢難處，您不是送米就是送錢。將來叫我們……

楊乃武：過去的事就不用再說了。給小太爺治病要緊。走吧！走吧！

〔二人同下，鄭仁賴上，瞧見楊乃武、小白菜背影。〕

鄭仁賴：啊，怪不得不得讓我來呀！

（唱）我有財有勢她不要，

原來勾搭上了這個窮酸秀才，

到她家去捉奸羞辱小白菜……

〔鄭仁賴急追下，二幕拉開，一所冷落的庭院，台左有門，門旁柳樹，風吹葉落更顯得淒涼冷落，中間是倒塌的院牆，牆後是通縣城去的小路，台右兩間茅屋，露出閭闔，門窗緊閉，小白菜與楊乃武走進院內，小白菜推開門讓楊乃武進房，小白菜進房將門關好，鄭仁賴急走來，欲進門又站住。〕

鄭仁賴：（唱）我是聰明還是呆？

小白菜羞惱成怒翻了臉，

持刀逼奸的事兒說出來，

再怒惱了刀筆邪紳楊乃武，

那時叫我怎麼下台？

我父當初都受過他的害，

我別找着把跟頭栽。（悄悄地在窗外偷看）

楊乃武坐在床前與小太爺診脈，

小白菜瞧着病人發也呆，

看此情他二人不象似有情有愛，

恨乃武多管閑事与他治病來。(下)

那夜晚丑鬼捉奸我这么一踹，

(夾白)恨我踢的輕，

一脚踢死倒也痛快。

楊乃武：(內白)小大哥寬心養病，我要走了。

[鄭仁賴聞聲，忙藏在樹后，楊乃武、小白菜走出。]

小白菜：二少爺，您看小大的病……

楊乃武：葛嫂子，你就望安吧，

(唱)适才我与他診過脉，

按氣惱傷寒把藥方開。

照方吃藥病無有妨碍，

三劑藥寒熱退淨脫離病災。

安仁堂去抓藥記在我的眼，

再送你十兩紋銀買米買柴。

小白菜：(唱)二少爺待我夫妻恩深似海，

恐今生欲報大恩也報不過來。

楊乃武：(唱)說什麼我待你夫妻恩似海，

區區的小事何必挂心懷。

求功名省城赴考告別嫂嫂。(下)

小白菜：(唱)願少爺金榜題名榮耀歸來！

二少爺一路保重！二少爺真是好人啊！

鄭仁賴：我哪？

小白菜：你……怎么又來了？你走，你走！

鄭仁賴：我走，哼，我問問你，我們的事情楊乃武知道了嗎？

小白菜：他……(搖頭)少爷，我求求你饒了我吧。

葛小大：(內白)你跟誰說話哪？

小白菜：我……跟二少爷說話哪。(哀告鄭仁賴，讓他走)

鄭仁賴：你要知道，我來了就不怕，怕，我就不來。你心里可要明白！

(唱)恨丑鬼如同我的眼中刺，
我愛你好似掌上的明珠，
你隨我離開此地到城里去住，
可惜你一枝鮮花配丑夫。
我掐死小大斷了你這條路，(走近屋門)

小白菜：(唱)要害，害死我，不准難為我的丈夫。

鄭仁賴：(唱)我愛你怎能舍得害死你。

小白菜：(唱)你即是官門子弟你讀過詩書，

禮義廉恥你當懂，你不該累次三番害民婦，
害得我夫妻不和睦，
又想害小大性命太也狠毒，
你若有半點良心就離開此处！
你再要趕盡殺絕，街坊四鄰我都喊出，
當着眾人訴訴我的苦，
誰是誰非說個清楚，
再不然手拉手去見你的父，
告你個仗勢欺人強姦民婦。

鄭仁賴：(唱)見此情，再逼她我就得丟丑，

賢嫂啊，只怪我愛你心切一時糊塗，
從今後，改過前非再不到此处，
願你們夫妻和美恩愛如初。

有用我之处我是尽力帮助，

小白菜：你不来，我就领情不过了。

郑仁頼：葛嫂子，咱们再见吧，

(唱)想一个万全之策害她的丈夫。(下)

小白菜：(唱)见狂徒满面羞愧离开此处，

我好似出籠鳥又把翅膀舒；

願小大病体痊愈夫妻和睦，

我随他吃糠咽菜心滿意足。

[灯暗幕落。]

第三場

时 間：前場的十天後。

地 点：小白菜的院內。

人 物：葛祖德、小白菜、郑仁頼、葛小大。

[幕啓：同前景。]

小白菜：(唱)十天來未見着郑賊的踪影，

好一似散去了浮雲見月明。

丈夫他吃過了兩劑藥，

寒熱退淨病已見輕，

但願得這服藥再用下去就好了病。

[葛祖德背着行李走進院內。]

葛祖德：(唱)進院來見嫂嫂問聲安寧。

嫂子你好啊？

小白菜：哟，二弟回来了！

葛祖德：我回来了。嫂子你給誰煎藥啊？

小白菜：你哥哥病了。

葛祖德：啊！哥哥得的什麼病？

小白菜：傷……傷寒病。

葛祖德：傷寒病？

葛小大：（內白）你跟誰說話哪？

小白菜：小大，二弟回来了。

葛祖德：哥哥我回来了。

〔葛祖德往屋裡走，葛小大也走出，與葛祖德相擁一處。〕

葛小大：兄弟！

〔相抱哭泣。〕

小白菜：（尷尬地）外面有風，有話到屋裡說吧。

〔小白菜扶小大進屋，葛祖德一同走進房中，鄭仁賴悄悄進來。見藥壺忙將砒霜放入壺內。鬼鬼祟祟下。小白菜走出看藥煎好，將藥倒碗內。將要端進房中，葛祖德走出接過藥碗端進房中。小白菜又取水倒進壺內，剛放在爐上，忽听小大喊腹疼之聲，小白菜將要進房，葛祖德走出。〕

葛祖德：嫂子，我哥哥從前吃過那兩劑藥，也肚子疼么？

小白菜：沒有過呀。

葛小大：（內白）你……

葛小大：你……

（唱）你这几日花言巧語假裝溫柔，

我粗心大意中了你的陰謀，

沒想到與奸夫同謀下此毒手，

〔气急抓小白菜，但已無力掙扎，栽倒，被葛祖德扶住。

葛小大：兄弟，哥哥死后你……

〔唱〕你替为兄报冤仇。

〔死介，葛祖德扶進房中，小白菜欲進房，葛祖德抓住她。

葛祖德：你！

〔唱〕你勾引奸夫下此毒手，

我今要报杀兄之仇。

你与我走，走，走，走……

小白菜：〔唱〕吓得我魂飞魄散跪地哀求，

兄弟呀，兄弟呀，你且撒手，

葛祖德：〔唱〕我与你不是叔嫂是冤家对头！

到公堂見县台追情問理捉拿凶手……

〔不容小白菜分說，急拉下。

第四場

时 間：前場当天的晚間。

地 点：知县郑光祖內宅。

人 物：郑仁賴、郑光祖、郑王氏、阮德、小白菜。

布 景：知县的內宅。紗灯高悬，墙上挂着名人字画，室内摆着楠木桌椅。左边門通公堂，右边挂着錦綉門帘——是太太的臥室。

〔幕啓：場上寂靜。远处傳來打罵声音。

郑光祖：〔內白〕好奴才，

〔鄭仁賴抱頭鼠竄从外边踏進臥室，鄭仁賴藏在鄭王氏身後。

鄭光祖：好奴才！

〔打介，鄭王氏攔阻。

鄭王氏：什么事呀？什么事呀？

鄭光祖：（唱）畜生他他他，花天酒地色胆包天，

竟敢与小白菜暗地通奸。

又害死葛小大把民妇霸占，

鄭王氏：啊！是真的嗎？

鄭仁賴：是，真的。

鄭王氏：奴才你……唉哟，老爷，

（唱）可有人替小大到此鳴冤？

鄭光祖：（唱）葛祖德替兄鳴冤本县問案，

追問葛畢氏与何人通奸？

鄭王氏：小白菜可曾招出奸夫是他？

鄭光祖：（唱）多亏丁心腹差人把我指点，

站背后低声悄語对我言，

吓得我心惊胆战，

無奈將人犯暫押南監。

尔自作自受休把父埋怨，

我能容寬法不容寬，

按公断杀人偿命將兒問斬！

鄭仁賴：爹爹饒了我这一次，我再也不敢了。

鄭光祖：我饒了你被上司察出，

（唱）恐难保住我这七品官。

从今后我非你父你非我子！

鄭王氏：（唱）哼！杀了奴才你也做不了清官。

父母官不能治家怎能治国，

兒惹禍都怪你家教不严！

郑光祖：（唱）这件事叫本县如何落案？

太太你素日足智多謀，你看怎么办哪？

郑王氏：（唱）問明奴才起禍的根源。

乖孩子，你用什么法子害死的葛小大哪？

郑仁頼：我用砒霜把他害死的。

郑王氏：你害死葛小大，小白菜知道不知道？

郑仁頼：她不知道。

郑王氏：葛小大得病誰給他診的脉哪？

郑仁頼：楊乃武。

郑王氏：楊乃武！

郑光祖：又碰見本县的冤家对头了，奴才，我饒了你，楊乃武也饒不了你。

〔鄭王氏向鄭光祖示意——不要他多話。〕

郑王氏：楊乃武診的脉，誰开的葯方哪？

郑仁頼：也是楊乃武。

郑王氏：他在誰家抓的葯你知道嗎？

郑仁頼：安仁堂錢寶生那里抓的葯，連葯錢都記楊乃武的賬上了。

郑王氏：嗯，你在誰家买的砒霜哪？

郑仁頼：也在安仁堂。

郑王氏：小白菜胆大胆小？

郑仁頼：她沒有主意，也沒見過世面，見官怕官，遇事怕事。

郑王氏：哼！老爺。我給我兒子抓了个替死鬼？

郑光祖：誰是他的替死鬼呀？

郑王氏：楊乃武啊！

郑光祖：唉呀，我的太太呀，当初我在关上做卡官的时候，这个狗畜生，一張稟單告到撫台衙門，告我貪脏枉法，撫台大人將我官职革掉，这次余杭县上任，累次要加害这个畜生，怎奈抓不着他的弊病。听说今科又新中了举人，他若知道奴才做出此事，你不用找他，他就找我来

了。

郑王氏：你呀，你呀，

(唱)你是被楊乃武吓破了胆。

無智少才你做不了大官，

这一件人命案經你判断，

楊乃武診病开方与此案有牽連，

来一个移花接木除此后患，

公报私仇叫他無处喊冤。

郑光祖：(唱)移花接木要害楊乃武，

公堂質对要有証有攀，

誠恐是画虎不成反类其犬，

郑王氏：(冷笑)

(唱)風头不順我决不开船，

挖好陷坑要擒虎豹，

准备好窩弓弩箭，

他就是金翅大鵬难飞到西天。

郑光祖：倒要領教領教太太的高見，

郑王氏：要攀这个畜生，必須……(与鄭光祖耳語)

郑光祖：高才，高才，諒尔难逃我手。他一定会上当。

郑王氏：然后再命人去請錢宝生……(与鄭光祖耳語)